

“本体论”释义: 人的生存根据问题

王峰明

(《前线》杂志社, 北京 100013)

[关键词] 本体论; 思维和存在; 主体与客体; 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 事实和价值

[摘要] 弄清本体论问题对于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理论具有前提性意义。学界有关本体论的不同理解, 是因为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即“本体论问题本身”和不同哲学家或流派“对本体论问题按不同思路和方法所作的不同解答”。本体论问题表征着人对自身生存根据或矛盾的逻辑自觉和文化反省。在把握了人和对象世界之间在事实和价值两个向度上的统一性问题之后, 还有更高层面即真理和价值、规律性和目的性之间的统一性问题需要进行哲学的反思和把握。

[中图分类号] B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2826(2001)03-0023-08

究竟什么是本体论? 弄清这一问题对于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理论无疑具有前提性意义。但是, 哲学史上并不存在一个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本体”(Onto)和“本体论”(Ontology)概念。不同哲学家或流派往往操使着不同的概念范畴来论涉所谓的本体论内容, 有的哲学家或流派的本体理论甚至反对使用“本体”或“本体论”这两个词语; 本体论的真实涵义也并非是直接地彰显在哲学史中的, 或者说, 本体论的真实涵义并非始终是哲学家所能自觉地意识到的。有鉴于此, 我们对本体论真实涵义的把握采取了以下理路: 清理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讨论中国内学界对本体论的不同诠释, 并寻找这些诠释所依凭的哲学史根据, 在此基础上发掘、概括本体论的真实意蕴。我们的结论是: 由于本体论始终围绕着事实和价值、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关系问题, 或者说是两者的对立统一问题展

开思考、诘问、应答和阐释, 更由于这一问题只存在于人和人的世界当中, 所以, 本体论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人和人的世界的生存根据问题, 或者说是一个如何为人、人的世界如何为人的世界的问题。这就充分显示了本体论与人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 本体论的涵义决不是由哲学理论自身所能决定的, 它来自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中人类整体生存的需要; 企图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外求解哲学本体论的真实意蕴, 势必陷入从概念到概念的思辨游戏而不能自拔。

一、众说纷纭的“本体论”

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虽发生过一场很激烈的论辩, 但从近年来散见于各种著述文论中有关“本体论”的观点不难看出, 在这一问题上的种种分歧甚或背立不仅依然如故, 而且愈益根深蒂固。其症结似乎不在于“有本

[收稿日期] 2000-07-20

[作者简介] 王峰明(1966—), 男, 山西阳泉人, 《前线》杂志社编辑, 哲学博士,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体论”或是“无本体论”，“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还是“物质—实践本体论”的纠缠，而在于“究竟什么是本体论”或者说“究竟什么是本体论问题本身即哲学本体论究竟要探究和解决什么问题”这一问题上的瓜葛。

其实，合乎史实地澄清“哲学本体论问题本身”，乃是正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理论的前提。然而，正是在这一前提性问题上，理论界从未达成过共识。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阐释往往奠立在各自所确认的“本体论”基础上，由此就出台了各式各样的“元本体观”即对哲学本体论问题本身涵义的不同理解。其中典型的有：

本原之在说。这种观点坚决反对“实践本体论”，其理由是：凡属本体的东西，不是由他物产生或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来就有的，“实践”不能是本体，因为“实践”这种社会活动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显然，在这种观点看来，“本体”是一种在时间上最早的存在，具有时间上的先在性；“本体论”就是追求时间上的先在者，并由此出发描述宇宙万有（包括物质和精神在内）生成演化的理论。由于自然界先于人类社会和精神而存在，有人便干脆将哲学的“本体论”叫作“自然观”。

实体之在说。这种观点坚决反对哲学本体论或本体论哲学，力主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排除本体论内容。其理由是：“本体”指的是各种经验现象背后的一种“终极实在”或“永恒本质”；由于把“本质”和“现象”绝对地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使得“本体论”成为一种思辨和抽象的理论而远离人的现实生活，并且既无法为人们所认识也无法在现实中得到确证。

逻辑之在说。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是“本体”，还是“本体论”，都只具有纯逻辑的特性。“本体论”是一种自明自足的纯逻辑体系，而“本体”则是建构这种逻辑体系并保证其自足性的逻辑支点或基础。“本体”和“本体论”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规定的“解释学循环”，只有在特定的逻辑系统中，本体才具有自身的确定意义；也只有通过本体的选择，本体论才能被建构起来。因此，本体并不指称实

在的东西，它只是为建构一个自足自明的逻辑系统而寻找的那个阿基米德点。本体论是一种纯粹的逻辑建构，它不描述任何外在的事物。

客观之在说。这种观点力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物质本体论”，认为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统一于物质，这是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原则或路线；唯心主义则持相反的观点。力主这种观点的人把“本体论”看成是求解整个世界的普遍或一般本性的理论，因此，作为“本体”的范畴，其抽象概括的程度比作为非本体的其他范畴都要高。由此，他们中有人认为，“本体论”实质上就是“世界观”。这是传统教科书、也是目前最为盛行的一种元本体观。

富有挑战意味的是，上述种种元本体观都并非出于各自的杜撰，在哲学史上似乎都能找到其立论依据。

“本原之在说”的依据是早期希腊哲学。我们知道，早期希腊哲学提出了世界的“本原”概念，其基本规定就是“时间上最早的存在”。亚里士多德说：“万物从而产生的东西，就是万物的本原”。黑格尔也指出，希腊早期哲学的“本原”，像泰勒斯的“水”，只是“时间上的起始”。

“实体之在说”的依据是近代西欧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实体理论。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论问题上各执一端，彼此对峙，但在实体观上却有一致之处。他们认为：第一，“实体”就是指各种经验现象（这些现象以“观念”的形式呈现于人）背后的“终极实在”或“永恒本质”；第二，我们对“实体”不能有任何确知，它只是我们思想中的一种推设——既然我们的“观念”是对现象界各种可感性质的把握，那么，这些性质必定有一个支撑、依托或寓所，这就是作为“终极实在”的所谓“实体”。

“逻辑之在说”的依据是黑格尔哲学。绝对地割断同外界事物的联系去纯逻辑地设定或约定本体，并以此为基础建构所谓的本体论，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思路和特色。我们知道，“绝对理念”是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范畴，在本体维度，“绝对理念”是纯概念；在本体论维度，“绝对理念”是由这些纯概念经过一系列的逻辑推演之后形成的纯逻辑体系。在这个自律自足的纯逻辑体系中，作为起点

的概念以无任何规定的单纯包蕴了以后发展的一切可能的规定,而作为终点的概念则以集各种规定于一身的大全复归于起点。黑格尔的《哲学全书》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逻辑学》展示的正是“绝对理念”的原型,而《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不过是《逻辑学》中的概念体系即“纯粹思维形式”的特殊表现,是“应用的逻辑学”。

“客观之在说”的依据是恩格斯和列宁的有关思想。恩格斯反对杜林“世界统一于存在”的折衷主义观点,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是世界的最高本质。列宁进一步比照意识指出,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的客观实在,客观实在性是物质的惟一特性,并由此出发说明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即人们所说的本体论问题上的对立。

二、理论窘境和现实出路

由于上述元本体观的不一致,结果是:其一,导致了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问题”的争论表面看来刀光剑影、异常激烈,实际上各派观点之间恰似井水河水,各行其道,谁都触犯不到谁的边。其二,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解释的极度混乱。例如,同样是举着“物质本体论”的大旗,对“物质本体论”本身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是在“时间先在性”的意义上理解,另一种则是在“客观实在性”的意义上理解。前者拒斥“实践本体论”,因为“实践”的确是物质世界在其进化过程中的派生而非原生形态;后者则将“实践本体论”看成是“物质本体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实践”归根到底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态,具有客观实在性。那么,“实践”到底是不是“本体”,如何看待本体论视界里“实践”的地位和作用,就成了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更为深层的问题是,从上述状况中似乎产生并保持了这样一种普遍的认同心理,即我们根本无法获得一个适合于任何哲学家或哲学派别的一般的本体论定义,正如无法获得一个一般的哲学定义一样。这就意味着,在哲学中,有多少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就有多少个哲学定义,也就有多少个本体论定义。

难道事实果真如此吗?从上述四种元本体观及其立论的哲学史根据中真能得出“我们根本无法获得一个具有普适性的本体论定义”这样的结论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我们看来,上述四种元本体观混淆了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这就是,“本体论问题本身”与不同哲学家或流派“对本体论问题按着不同思路和方法所作的不同解答”。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本身显然不同于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这正如数学的“哥德巴赫猜想”(问题)不同于对这一猜想的不同的运算和论证。既然都是在关注和论辩本体论问题,对这一问题本身就应该有也必须有一个一致的所指和理解,但是,对统(同)一的本体论问题则可以有也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解答思路和方法。正因为不同哲学家或流派对本体论问题的解答思路和方法不同,所以在哲学史上才涌现出了形态各异、色彩纷呈的本体理论。显然,把这些不同的本体理论分别看成是对本体论问题的不同解答,这是无可厚非的;但若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提升到一般的层面,视之为哲学本体论问题本身的普遍规定,就明显地犯了以偏概全、以个别涵盖一般的错误。

接下来的问题是,对这个统(同)一的本体论问题,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给以准确的把握?对此,我们的态度是,这决不是一个哲学自身体系中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哲学与外部现实世界,哲学家与其周围人类生活环境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本体论问题本身决不是哲学家自己在没事找事,胡思冥想,无中生有,自寻烦恼(有人就认为本体论问题完全是毫无现实意义的思辨问题,是“思想的私生子”)。既然本体论问题始终纠缠着哲人们的大脑,就必然跟人(包括哲学家在内)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就必然是一个持久而深刻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撇开哲学家和人类自身的现实生活,一味地钻在哲学概念的迷宫里,就势必将哲学的本体论研究导入空洞、抽象、思辨和虚幻。例如,现有的哲学辞典根据“本体论”一词的英文表达——“Ontology”,将“本体论”译为“存在论”,即“关于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的学说”。但是,当进一步解释“存在”时,便往往流于上述“本原之在”、

“实体之在”、“逻辑之在”和“客观之在”的具体模式,从而昧于哲学本体论的现实生活意蕴。其实,正如有人所指出的,将“本体论”界定为“关于存在的学说”不过是沿袭了 17 世纪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的观点。关键是,郭氏的概括本身就是十分空洞、抽象、思辨和虚幻的,而且这一概括也只能代表郭克兰纽本人的观点。

澄清哲学范畴的逻辑规定固然是必要的,但更为必要和重要的是深挖隐匿于范畴背后那丰富的生活底蕴。因为,哲学理论不过是以范畴的形式概括、表达、呈现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境况和问题。“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语)。可以说,马克思的“实践释义学”为我们弄清哲学本体论问题本身,从而形成统一的元本体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三、“本体论”实质之我见

当我们重新审视西方哲学史上形形色色的本体理论时,就会发现,本体论始终是围绕着事实和价值、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是对其对立统一问题而展开的思考、争辩、诘问、应答和阐释。

所谓“事实”,即与幻象浮影的“虚妄”相区别的一种“真”的属性,一种“实在”。事实之谓事实,在于它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特点、属性、结构、功能和运变规律。

所谓“价值”,是一种“善恶”、“美丑”、“好坏”的属性,它又具体化为对自由和他由、幸福和痛苦、正义和不义、平等和特权、民主和专制、公正和不等等等关系问题的分辨和索求。

无论是早期希腊哲学的“本原之在”,还是笛卡儿和洛克的“实体之在”;也无论是黑格尔的“逻辑之在”,还是恩格斯和列宁的“客观之在”,都既不是单纯的事实或规律问题,也不是单纯的价值或目的问题,而是两者的关系问题,两者的对立和统一问题。

在早期希腊哲学中,赫拉克利特形容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着一定的分寸燃烧,又按着一定的分寸熄灭,一切依火之“逻各斯”而生成、存在

和变化;而且,只有遵循整个宇宙的最高原则——火和逻各斯,人们的行为才能合乎道德并达于善。同样,德谟克里特的“原子”(本原)既关涉到宇宙万物生灭变化的规律问题,又关涉到像“幸福”这样有关人生的价值或目的问题。他认为,较为精致的“原子”的柔和运动使人获得幸福,而较为粗糙的“原子”的巨裂运动使人遭受痛苦。笛卡儿和洛克都承认有三种“实体”存在,即“自然”、“自我”和“上帝”;并认为,外在的自然形体(物质实体)只具有必然性而不具有目的性,目的性为“自我”(精神实体)中的“意志”部分所拥有,表现为“意志”对善恶等人生问题的自由选择 and 决断。因此,外在自然事物不能主宰人的自由意志,而人的自由意志也不能随意支配外在自然事物。只有“上帝”才是最完满的实体,它全智全能又至善至美;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既是事实之在又是价值之在。黑格尔则认为,“绝对理念”有两种“冲力”或“活动”,其一是“认知真理的冲力,亦即认识活动本身——理念的理论活动”,其二是实现善的冲力,亦即意志或理念的实践活动。因此,“绝对理念”既是合规律的自在存在,又是合目的的自为存在。作为前者,它包蕴着外在事物的客观逻辑或规定;作为后者,它又具有自身特定的目的或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世界观本身就既包含着对人及其现实世界的规律性问题的探求,又包含着对人及其现实世界的目的性问题的思考。列宁曾经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世界的合规律性思想概括为“两个归结”,即把全部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进而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世界的合目的性问题的思想则展现在其关于人类解放和自由的理论中。任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态度和理想主义态度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所有存在物中,实际上只有人才既是事实之在,又是价值之在;只有人才既合规律性,又合目的性。换言之,只有在人身上,才体现或实现了事实和价值、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的存在具有双重性或“人双重地存在着”。一方面,人生存在一个给定的客

观世界里,它同外在事物不可分割地关联着,受到外在事物固有的存在、本性及其运变规律的制约。因此,马克思说:“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167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它在客观上“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这是因为,人的存在首先是生命存在,而生命过程在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的生物过程,遵循着外在生物运动的自然规律。这就注定了人决不能离开外在自然事物而存在,植物、阳光、空气和水分等等构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的存在的自然前提。另一方面,人又决不是一个消极坐待、随遇而安、一成不变的存在物,而是一个积极进取、不断创造、不断超越的存在物。因此,马克思又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同上书,第 169 页。)而正是对自由、幸福、公正、正义、美、善等等价值和目的性存在的追求,才使人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成为一种“为自身而存在着的存在物”。人决意冲破对象世界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限制,让外在事物服从于自己内在的目的和价值追求的实现。

作为事实之在,人是被动的,他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必须去做或必须不能做某些事;作为价值之在,人又是能动的,他有做或不做某些事的选择和决断。

人的合规律性,因其所追求的某种价值的范导而呈现为“能动”的“被动”;人的合目的性,则因其所关涉的某种事实的约束而呈现为“被动”的“能动”。人是“被动而能动”或“能动而被动”的存在物。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和人的世界是统一的或同一的。当且仅当世界作为人的世界而现实地存在着的时候,人才作为人而现实地存在着。人的存在的双重性,要求人的世界之为人的世界也必须既是一种事实之在,又是一种价值之在;既是一个合规律性的或具有必然性的世界,又是一个合目的性的能给人以自由和幸福的世界。无生命的单纯的价值存在是“神灵”、“天使”、“魔鬼”或“上帝”而不是现实的人,一个仅只合目的的至善至美的世界不过是“神仙世界”或“梦幻世界”而不

是人的现实世界;同样,无价值追求的单纯的生命存在也只是“动物”或“行尸走肉”而不是现实的人,一个仅只合规律的自然而然的世界也只能是“动物世界”而不是人的现实世界。

至此,可以认定,哲学的本体论以求解事实和价值、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关系问题或对立统一问题的方式,彰显了现实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的生存根据或矛盾问题,因而在本质上是一个人如何成为人、人的世界如何成为人的世界的问题。本体论问题表征着人对自身生存根据或矛盾的逻辑自觉和文化反省。

人处在不断的生成之中。在本体论视域,这说的是,事实和价值、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在历史地不断地流演、嬗变、跃迁;人们所面对的事实和规律,所追求的目的和价值,不仅会因时代的转换而不同,即使在同一时代中也会因地域、国家和民族的不同而不同。事实和价值、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只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过程。由此决定,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是一个恒提恒新的问题。

每个哲学家或流派只能基于自己所处时代、所处地域、国家和民族的具体境况而展开对本体论问题的追求、思考和解答,从而建构属于自己时代、民族、国家和地域的本体理论。正如黑格尔所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是同样愚蠢的。”(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 1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哲学史上出现了有多少个哲学家或哲学流派就有多少种本体理论的壮丽景观。

四、“本体论”的哲学定位

按常理,同一学科的不同分支,应有一个较为确定的分工和定位。但就目前哲学理论的现状来看,这是一个极少为人们所深究,抑或是不能深究的问题。在此,我们并不打算也无此能力提供一个详尽的哲学家族的“系谱”,只是为了进一步突现“本体论问题本身”的殊性而略微提及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们认为,传统哲学或对哲学的传统理解是一种认知型的:哲学被界定为“世界观”,而“世界观”又被界说为“人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具体地讲,哲学是以作为整体存在的世界或世界的整体存在为其研究对象的,与此相关,哲学所把握的内容是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般或普遍规律。哲学这种无限宽阔的对象和高度概括的内容,决定了它是一种达致“根本”的观点和知识。

对哲学的这种认知型理解通过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注解得到了实质性贯彻。“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确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又被赋予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何者为第二性的问题,或者说,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其二是“思维”能否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存在”的问题,或者说,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如前所述,这里的“本原”意指“时间上的先在者”。传统哲学在充分肯定并论证人类思维的“此岸性”即世界的可知性的基础上,对世界的“本原”展开追溯,虽然表现出极为坚定和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和辩证法精神,但实质上是对世界起源问题的发生学考究。由此得到的是关于自然界、社会、人及其意识诸现象和事物的起源的描述性理论,实现的只是世界万事万物在时间里的不断流变(所谓发展)和在空间中的彼此关联(所谓联系)。

这样,对哲学的认知型理解便造就出一种认知哲学。这种认知哲学的偏弊是多方面的,比如,它未能真正廓清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之间的界限。因为,虽说哲学的对象是世界的整体存在,而具体科学的对象是世界的局部或个别存在,哲学以一般或普遍规律为内容,而具体科学以特殊或个别规律为内容;但这充其量只是一种“时一空”维度上范围大小即量的区别,并没能质的将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区别开来。又如,这种认知哲学也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说明哲学演进的历史行程。下列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有人认为,哲学与具体科学为了“地盘”即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知,在不断地争斗;争斗的结果是哲学的“禅让”(其实是败落)——各门自然科学剥夺了哲学研究

自然规律的权利,各门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也使得哲学对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的研究变得多余;这样,留给哲学的“地盘”就变得越来越小,不断地在收缩;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地被迫退却、逃跑、溃败的历史。历史上,正是哲学的母体孕育培植了各门具体科学,而现在,哲学自身的存在资格却成了问题,岂不可悲!

突破对哲学的认知型理解,克除认知哲学的偏弊,这是哲学改革和向前推进的必然趋势。价值哲学,或对哲学的价值型理解,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兴起的。

价值哲学的基本主张是:哲学的对象和内容是有限的属人世界中的事情,特别是属人世界中人自身的自由、幸福、美、善、正义、平等、公正等价值问题;哲学的功能是批判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是解构性的而不是建构性的。可以说,对“价值”范畴的本质性把握是建构价值哲学的基础和核心,尽管人们对此的理解还颇有歧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作为属人世界的“意义”之源,价值范畴体现、概括的是人自身的内在尺度,表征着人类存在的合目的性特质。价值哲学通过对价值现象的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立体网状研究,全面地展现了一个向人全身心发出微笑的充满“意义”的世界。

价值哲学的兴起极大地推进、深化了哲学的自我理解。例如,深化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拓展了哲学的问题域。在价值哲学视野中,哲学基本问题转换为“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哲学不再仅仅是一个“思维”反映“存在”和能否反映“存在”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一个认识外在客观世界的发生学“本原”的问题,而是要求进一步探讨“客体”对“主体”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探讨作为“主体”的人的内在价值或目的性追求,探讨“主体”如何按照自身的内在尺度重塑再造“客体”等等问题。又如,价值哲学明显地将哲学和各门实证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区别开来。实证科学关注的是事物的合规律性问题,它以外在客观事物为研究对象,借助于各种实验手段和方法,揭示其自身的本质、结构和规律。在实证科学的视野里,人和(动)物是同质同构的:人或者是有生死的生

命机体,或者是参与各种反应的物质元素,或者是发生相互碰撞的基本粒子。如果说这些实证科学也关注价值和目的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对其研究对象和内容来说,也只是具有一种外在参照的意义而不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因为,不讲价值,没有目的,人仍然可以作为“机体”、“元素”和“粒子”而存在,仍然可以作为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价值哲学则不然,它探讨的内容本身就是世界的合目的性问题,抛弃对自由、幸福等目的性存在的追求,人就不是价值存在;没有价值追求,人就不是人而只能是(动)物。

价值哲学的兴起无疑是引人注目、令人欣慰的,它向我们展示了哲学发展的美好前景。但是,有人在张扬价值哲学的同时,却彻底否弃、排斥传统的认知哲学的存在价值,他们将价值问题看成是哲学的惟一合法问题,将价值哲学看成是哲学的惟一合理形态。在他们看来,认知哲学是完全不可能的,也是绝对没有必要的。这是因为:外在的客观世界,特别是自在的自然世界,与我们并不构成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不是我们的对象性存在,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因而对我们来说等于“无”;我们也根本无法认识这种世界,因为我们只能认识各种有限的对象和事物,而不能认识一个无限的整体。说在我们的有限的存在和同样有限的认识中完成了一种对无限的事物的认识,这在逻辑上是背谬的;退一步讲,即使认为我们获得了这样的认识,也是无法验证的,这种认识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

我们认为,将哲学归结为单纯的规律性认知是偏颇的,而将哲学归结为单纯的目性研究或价值研究同样也是片面的。从价值哲学和认知哲学的关联来看,由于人首先是一个生命(事实)存在,然后才是一个价值存在;人首先必须合规律,然后才能合目的,所以哲学的价值研究必须以事实性认知为前提和基础。价值研究如果游离于事实性认知以外,就必然会流于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一触及现实就变得苍白无力的道德说教。就认知哲学本身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对世界的整体存在的关注,对世界的总体图景的概括,还是对人类自身认知能力的范围

和限度的前提性批判,对世界是否可知的追究,在启迪人类心智,提高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增强人类认知行为的自觉性和信心等方面都曾起到过并将永远发挥各门具体科学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此,康德的下列观点是耐人寻味的:揭露本身不是现象,但能给现象做最高的说明根据之用的东西,是人类理性不可根绝的要求;而经验知识“永远无法满足理性,它在问题的答案上把我们越带越远,让我们永远在问题的彻底解决上得不到满足”。“因为无论我们怎样做,根据经验的基本法则做出来的任何答案都又产生新的问题,而新的问题又同样要求一个答案,从而清楚地指出一切形而下的说明方式都不足以满足理性”。(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42、1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在这里,康德所认可的不仅是哲学的价值向度和价值哲学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包括哲学的认知向度和认知哲学存在的必要性,只不过其出发点仅仅是“理性之满足”,实则是人类自身存在的客观需要。

其实,无论是传统的认知哲学,还是新兴的价值哲学,都只是彰显了哲学理论在同一层面两个向度上的内容,只是体现了哲学理论的两种不同的性质和功能。这就是,规律内容和价值内容,客观世界的外在尺度和人自身的内在尺度;真理和价值,认知功能和范导功能。无论是将哲学限定在哪个向度上,都有失偏颇。离开认知向度,价值研究是空的;失去价值向度,认知研究则是罔的。

传统教科书曾经用“世界的统一性”探求来表达哲学的理论旨趣,可以说,认知哲学和价值哲学分别完成了两个向度上对世界统一性问题的哲学把握。认知哲学揭示了人和对象世界之间的规律性统一,它要求人按照物的外在尺度作为,从而显现了人对对象世界的依赖性和不可超越性;价值哲学则揭示了人和对象世界之间的目的性统一,它要求对象世界按着人自身的内在尺度生成,从而显现了人对对象世界的超越性和分离性。

问题是,在完成了人和对象世界之间这两个向度上的统一性问题的把握之后,还有一个更高层面上的统一性问题需要进行哲学的反思和把握。这就是,真理和价值、规律性和目的性之间的

统一性问题。认知哲学着眼于人对对象世界的服从, 价值哲学则强调人对对象世界的宰制。那么, 这两个方面能否获得一致? 又如何才能获得一致? 对这一问题的注目和思解就构成了哲学本体论的对象和内容。这样, 在我们看来, 不管怎样表述哲学的基本问题: 或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或曰“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 或曰“人”和“对象世界”的关系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都应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和问题: 其一是规律问题, 其二是价值问题, 其三是规律和价值的关系问题。对这三个方面问题的回答分别构成了哲学的认知论、价值论和本体论。

同认知论、价值论相比, 由于本体论是在人和人的世界的整体存在的层面上展开追问和思考的, 因而真正体现了哲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即所谓“终极眷注”或“终极关怀”的理论品格。

参考文献:

- [1] 杨汉庭, 赵锡琪. 坚持世界本原的物质观[J]. 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1991, (3): 27—30.
- [2] 肖前.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N]. 人民

- 日报, 1990-03-12(6).
- [3] 高清海. 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8.
- [4] 李云龙.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J]. 求索, 1991, (5): 69—73, 68.
- [5] 何中华. 哲学体系的逻辑基础探析[J]. 天津社会科学, 1991, (3): 40—45, 66.
- [6]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M]. 第 1 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7] 傅有德. 洛克的物质实体学说与巴克莱的批判[J]. 哲学研究, 1988 (10): 55—60, 73.
- [8] 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9] 罗国杰, 宋希仁. 西方伦理思想史[M]. 上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 46 卷(上).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 42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12] 安维复. 哲学观的嬗变: 从拟科学到拟价值[J]. 求是学刊, 1994, (1): 3—9.
- [13] 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On Noumenon: A Fundamental Issue of Human Existence

WANG Feng-ming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Frontier, Beijing 100013 China)

[**Key words**] theory of noumenon; thinking and existence;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regularity and intention; facts and values

[**Abstract**]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he meaning of noumenon theory must be clarified before we can understand precisely the theory of noumenon in Marxist philosophy.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in understanding theories of noumenon among professionals because people become confused about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points from two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get them mixed up. The two points are “the question of noumenon itself” and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hrough different approaches” arrived at by different philosophers. The theory of noumenon stands for logical and conscious introspection of human beings over the foundation or contradictions of their own existence. On the basis of achieving unity between man and the world in facts and in values there is the need to reflect on a higher level of unity, that is, unity of truth and values, and unity of regularity and intention.

[责任编辑 孔 伟]